



# 塔山凝視神話藝術

文 | 郭孟涵

搭乘林鐵的火車上阿里山，火車哐噹的聲音伴隨著樹林的颼颼聲刮過耳畔，當經過第二分道時，倏地背景音就像音量被轉小了一般，眼前的視野沒了樹林的遮擋而變得遼闊，能看到遠處山巒綿延的壯闊，這裡是二萬平，也是日治時期林業鐵路最早的終點站。然而這裡並非只是鐵路的終點站，而是開啟阿里山未知面貌的大門。





二萬平步道，也被稱為是黑森林入口

原林鐵終點站  
也是林業探索新起點

1912年（大正元年），林業鐵路只開通從嘉義車站經過北門，一路到二萬平車站的路線，呈現U形的馬蹄灣鐵路構造，其海拔高度恰好為2,000公尺，冬天時最適合觀看海拔1,800公尺才會形成的雲海景致。由於二萬平的地勢寬廣，因此林鐵在那設有「三角線」來供機關車頭調度轉向，成了山地最早的「多股側線調度場站」，與當時的竹崎站並列為山地與平地線兩大車站。在二萬平站鐵路彎道旁，可以看到修築了長約200公尺的「二萬平步道」，設置兩座因公殉職的技師——二宮英雄與近藤熊之助的紀念碑，感念他們的貢獻。

而隨著鐵路的開通，讓許多研究學者也能藉此探索阿里山這片未知寶庫，因此他們以二萬平為據點，向東往飯包服山、新高山一帶著手研究這片未開發的山林。研究學者趁著這片山林還未完全被破壞時，採集山林間的植物標本，透過鐵路運輸送驗並進行後續鑑定工作，短短兩年間已將這一帶的高山動植物研究完畢。而因為阿里山一帶是日本官方最先開發及進行研究的地方，因此凡在此發現的臺灣特有植物，皆會以阿里山和玉山命名，下次如果看到以阿里山為名的植物，或許只是遍佈臺灣海拔2,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植物喔！



從沼平車站眺望塔山風貌

## 鄒族神話，居住神祇的靈山

從二萬平車站往北面的山巒望去，就是阿里山山脈最高峰的「大塔山」，其海拔2,663公尺，地勢險峻，斷崖雄偉，而依附在大塔山的旁邊，有一座地勢較小的奇岩，稱為「小塔山」。日治時期的報社編輯南山燕，曾在1934年（昭和9年）撰寫的〈塔山斷崖正面攻擊記〉中提到：「對於攀登阿里山的遊客來說，最能夠一飽眼福的莫過於隔著河合溪，眺望雄偉壯觀的塔山大斷崖了。」

親眼見過塔山的雄偉壯闊，不得不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從心中油然而生對它的敬畏之情，而生長於此的鄒族人同樣有感於此，將塔山視為鄒族的「靈山」，是天神所屬的聖山。在鄒族神話中，他們與馬雅族（Maya）皆是由妮芙努（Nivnu）與哈莫（Hamo）兩位主神，在搖晃楓樹後由樹葉變成的子民，並生長於此。主神居住在上界，而塔山就是主神以下的神祇居住的地方，因此塔山是非常神聖且不可褻瀆的。

塔山上的神祇眾多，分成「保食之神」與「保境之神」兩種神職：保食之神有守護小米、作物豐收的粟女神「巴耶荖烏 ( Ba'e ton'u )」，或能招致野獸、守護獵物的獵神「伊諸諾耶莫耶基基耶英 ( Hitos no emoekikieingi )」等神；而保境之神則有守衛大社入口、阻止惡疾與敵人的獵神「巴莫姆杜 ( Pamomutu )」，守護家裡的家神「伊諸諾耶莫 ( Hitsu no emoo )」等神。這些神祇從上古時代開始守護著鄒族人，使鄒族能在此安居樂業。

塔山除了是「天神的屬地」，也是鄒族族人死後靈魂的歸宿地，他們認為塔山裡有個奇異的山洞，進入山洞會直通冥府，住著許多的鬼神，是與現世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並相信善終的族人，魂魄會歸往「大塔山」；非善終的人，靈魂就會前往「小塔山」。塔山流傳著許多傳奇的神話故事，繚繞的層層山嵐，也為它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。



## 鄒族神話，居住神祇的靈山

在日治時期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舉辦的「嘉義新八景活動中」，阿里山入選為重要八景，當時吸引了眾多日本與臺灣人慕名前往。這樣擁有豐富自然景致的阿里山，是許多文人雅士的謬思泉源，也是畫家們的寫生聖地。

嘉義的知名畫家陳澄波，在1935年（昭和10年）的〈嘉義市與藝術〉專訪中提道：「凡事必有因果，就像山麓、河川必與自然因素結合，我們嘉義正位於太平洋西海岸大平原與新高阿里山的結合點上。」讚嘆阿里山的美麗，他也為阿里山上的風景、塔山、祝山等地繪製多幅畫作。其作品〈阿里山之春〉，就是從阿里山沼平車站附近的位置，望向塔山斷崖峭壁，一路遠眺綿延的山巒與廣闊的天空。加上適逢櫻花盛開之時，櫻花的粉嫩襯著山林的新綠，為畫作增添了如沐春風般的溫柔色彩。



陳澄波〈阿里山之春〉1935年  
（圖片授權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）

陳澄波也有另一張描繪塔山的畫作，不過不同〈阿里山之春〉由油畫完稿，〈山之巔〉只是一幅畫在他大女兒紫薇婚宴貴賓簿上的水彩速寫，甚至連〈山之巔〉畫作之名也是後人為其命名的。這張速寫是陳澄波難得的水彩畫作，其不同油畫層層堆疊營造的山崖雄偉，而是使用幾筆線條營造出遠眺塔山的通透，線條與線條之間交織著對人生的體悟、對喜事的慶賀、對女兒的祝福，從這幅畫作中，能感受到陳澄波滿滿的父愛之情。

同樣繪製塔山的嘉義畫家可不只陳澄波，有著臺展三少年之稱的林玉山，有別於陳澄波利用油畫的堆疊營造塔山的山崖立體，林玉山的〈塔山大觀〉，使用水墨來勾勒塔山的峰巒峻嶺、枝樹蒼勁。塔山雖然被若隱若現的霧氣鍍上一層迷濛，卻完全不失主體，仍能從畫作中感受峭壁的險峻與山勢的巍峨，呈現出畫家眼中塔山的另一面貌。



陳澄波〈山之巔〉1939年（圖片授權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）



塔山之亂

在眾多描繪塔山的畫家中，日本畫家-常久常春的遭遇可說是最令人為他打抱不平的了。1934年（昭和9年）舉辦第八回臺展，常久常春以塔山為主題的兩曲屏風入選，原本該歡喜慶祝的喜悅，卻瞬間被一桶冷水澆熄——主辦方致電說明由於會場空間有限，因此只能展出一半，而獎金也從原本的一千圓對半為五百圓。

屏風的量詞為「隻」，是經由一塊塊板子拼接而成，每塊板子都稱作「曲」，看連接板子的數量多寡可分為「兩曲」、「四曲」、「六曲」及「八曲」，不管幾曲連接都能稱為「一隻」或「一雙」。常久常春的《塔山》，是標準的「兩曲一雙」，必須得是一雙才能展現作品的完整，而主辦方卻說只能展出其中一曲，想必任何畫家都不樂見自己的作品被如此糟蹋，因此他選擇向主辦方提出撤回作品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更指責主辦方的行為是對藝術的汙辱，與其拆開只陳列一半，不如直接向大眾宣佈其落選，這場風波一時間在藝術界鬧得沸沸揚揚，被稱為「塔山爭議事件」。



當時擔任審查員的鄉原古統表示：「以單曲的形式展出是在拯救藝術家，並且也必須提拔其他新生代畫家的作品展出。」言下之意就是覺得常久常春的作品，不值得花那麼多的空間展給眾人觀賞。雖然鄉原古統也只是向常久常春陳述了評審團對他作品的真實看法，並非最主要影響審查結果的人，但此番言論卻引發了藝文人士的論戰：有人認為審查員根本對藝術無心而仗勢汙辱他人畫作，卻也有人抨擊常久常春的〈塔山〉的確畫得不怎麼樣，兩方人馬各持己見，互不相讓。

雖然經過協調後，最後常久常春無奈妥協只展出一半邊，但這件事也為他帶來不小的打擊，指出自己會藉此次犧牲來勉勵精進，沉寂五年後在第二回府展上以〈中支印象〉入選獲為肯定。常久常春的遭遇令人感到惋惜與無奈，而塔山也意外成為無辜被抨擊的受害者。

